

◎袁秋乡／著

风流人物

旅途心语丛书

旷茫曲折的人生，谁都免不了无奈的独行。心灵孤独的人看到的只有自己踽踽的双脚。而我总在左顾右盼，殷勤地拥抱身边闪过的片片美好。于是生命在奔跑时就有了许多驿站……

LUTU XINYU CONGSHU

陕西旅游出版社

风流人物

袁秋乡/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策 划:巨 川 鹤 坪

责任编辑:焕 玉

封面设计:王晓勇

责任监制:刘青海

风 流 人 物

袁秋乡著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军区古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插图 18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500

ISBN 7—5418—1609—4/I.433

定价:108.20 元(本册定价 15.00 元)

袁秋乡，女，生

于1956年。祖籍河南，生长于陕西富平县。1974年高中毕业插队3年，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于陕西日报文艺部作记者11年。1993年，参与《三秦都市报》（原名《三秦晚报》）的筹备及创刊。现任《三秦都市报》副总编。

从1982年开始文学生涯，有大量新闻、通讯见诸报端，多次荣获省及国家级新闻奖。在搞好新闻主业的同时，业余写有几十万字的散文。



代序

李佩芝

你别无选择

好多年前，记不清谁对我说过：西北大学中文系有个叫秋乡的女孩子，文章写得不错，有灵气，将来会出息的……文章写得不错的青年很多，有灵气的却不多。有灵气而终会出息的，更少。记得我当时笑了笑，我当然对一个会写文章的小校友感兴趣，尤其是她的名字，乡里小丫般，田野上摇曳的一朵高粱穗儿似的，有种打动人心的韵味。

见到秋乡，是在读了她许多文章之后。

因人生困顿事业坎坷人际纷杂而于困顿坎坷纷杂中麻木抑或愤世嫉俗者在日复一日地打发着流水的岁月；因少年得志爱情辉煌善抓机遇的人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傲慢地攥紧了人生。秋乡，你不是这种人。当你轻轻盈盈出现在我面前，伸出你那小小的温柔的手，你在我意想之中又在我意想之外。没料到文章那么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作者长得如此小巧玲珑；没料到那笔锋犀利，捭阖纵横的大报著名记者竟那么柔柔地微笑

着，一双清亮的眸子坦荡出她整个灵魂。

文章中的秋乡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现实中的秋乡，不仅如此，更有一种自信与力量，一种现代年轻女性的洒脱与快活。

报社记者是一般人羡慕而敬畏的。人称无冕之王并不无理。尤其我们影视文学中的女记者，个个风流倜傥，举止不凡。且魅力与神力为常人所梦想，可望而不可即。

一个人的外表有多少真实性呢？秋乡，觉得内心常常是苦恼的。因为她太认真，太执着。她说，每天睁开双眼，就开始四处奔波，无一刻偷闲时，她并不在乎无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乐意随时准备外出，去参加会议，去抢写新闻。可她苦于不能支配自己的感情。传统的新闻报导，要求纯客观，无任何主体意识地去写出地点，时间，内容……因太精确使她觉得太粗糙，因太平直使她担心太生硬。秋乡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她怎么愿意用那毫无感情色彩的套话，去描述陕北的景观？当她看到一片片脊梁上几树枯枝，像祈举向天老人的苍臂，那无望的痛感能不令她心悸？当她决定不要车，不要马，一个人步行乡下而走得精疲力竭时，年过半百的瘦弱向导竟弯下腰去恳求背她上山，秋乡此时能不动容？“我从没有这样深的被感动过，也从没有这样深的被震动过。我总是埋怨生活不厚待我，不给我这，不给我那，却没有想到在生活的最底层，会有人为我而忘了自己……”当生活给一个老区的婆婆“一生只不过一个土炕，她从不会去求谁给予或攀附能给予她什么的人”，但她却能为赶路的“公家人”解开衣襟用自己的体温去暖热她冰凉的双脚，秋乡的心，此时能不震动么？她的笔能不流泻情感么？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的良心，一篇文章的风格问题，秋乡有种为人的责

任与沉重感。她想用自己的笔去呐喊，去战斗，去激励社会，去奋斗人生……也许，这文学创作与新闻采写之间的矛盾，正是秋乡的矛盾与苦恼。我为秋乡遗憾也为秋乡庆幸，记者的视野与足迹，记者的参与和投入，对于敏感热情的秋乡来说，实应为一大好事。文学创作需要人生参悟，而记者生涯无疑会给秋乡开拓广阔的天地，提供许多被人忽略的原始的生活素材，秋乡势必丰富于一般纯写作者，不幻想，不矫情，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充实的生活，写出独具一格的有见解有深度的文章。

如今，秋乡的新闻采写已享誉报坛。听人说，她的一篇稿子因被砍伐了70%见报后，秋乡在第二天的评报栏内贴出一张“还我文章的本来面目”而使全社哗然。你知道她面临的是什么？是总编辑的威严，是省报全社的讨论，是对新闻八股的挑战啊！这件事后来说也不了了之，我却以为是秋乡赢得了胜利。她敢对总编辑在全社面前那样大喝一声，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对事业的忠诚，没有忘我精神，能喊得出么？我常想，并不是领导个个专横，而是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者太多，太多了！上帝是公正的，谁付出了心血，谁必将收获。读如今秋乡的文章，常令人击掌称快！

在报社呆久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见多识广”之感。可秋乡，始终那么开朗，那么温和，她说，她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她时刻在警惕自己，拒绝诱惑，远离喧嚣。她说“什么钱，舒适，自己未必有勇气去享受，因为你有一颗太真、太固执的心。不愿为钱而改变自己，失去自己。”因为那就等于失去温情、纯洁和理解。”她说：“车送入陪乱哄哄的叫我疲惫。我喜欢在田野上清清静静地走，听自己的脚步，呼吸和着山风鸟鸣，那种物我化一的飘渺感觉，自然又真实……”我信秋乡这话。她不是

清高，不是超脱，不是虚伪，作为党的一名新闻战士，作为一个迷恋文学的人，她不可能对生活冷漠，她是一个纯真的人，她在保护自己的尊严和个性，她不愿成为世俗的女人。

当然，女人就是女人，无论你干什么工作。我们需要超越的是一种文化高度，思想高度，审美意识高度，而不是异化和强硬。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抱负的知识女性，生活不会轻松。鲜花和赞誉犹如过眼烟云，为人妻，为人母，秋乡自有她揪心的渴望与痛苦的企盼。她常为不能依恋在丈夫身边而苦恼，常为不能和儿子逗乐而烦心，这是女儿心肠。然而，为了工作，秋乡须常常硬起心肠，去奔波，去熬夜，去忙碌，无论家和事业，她都无法割舍，她清楚，她别无选择……

和秋乡交谈的不多。我们彼此没有时间拉家常。每次见面，都是于会议上匆匆来去。瞅一眼她清秀的淡妆，赞一句她雅致的服饰，一个满满的微笑，我心里眼里的秋乡便是那人品文品和谐一致的充满灵性充满韵味的人儿了。

她插过队。她曾在大雨天一个人拉一架子车麻秆艰难地攀上塬坡，她那时以为，她已使尽了生命的气力……她曾为喝一片药端着杯子跑遍全村求水，那时她曾绝望地以为，今生今世再见到江流……年幼的秋乡，曾在炼狱里沉浮，如今，她感觉如何？

秋乡说，过去很贫寒，记忆却美好；如今富足了，感觉却常沉重。我想对秋乡说，这很正常，你若现在的感觉是轻松的，才是自己出了问题。正如你说的那样：“你感到生活一言难尽时，你便认识了生活。”秋乡，正是这一言难尽的生活，才使你文思汹涌锦绣篇篇啊！

秋乡是清醒的。她说：“潜意识中一种做人的责任感与做女

人的柔美从没泯灭。所以我在洒脱狂放中从不敢轻视生活、偷闲人生。尽管我的绵薄之力对于生活来说多不显多，少不显少，作用微乎其微，但我却不因此而不去呐喊，心情好，文章亦柔美；心情激荡，文章则奔放。这种任性的文字尽管稚嫩，尽管粗疏，尽管缺乏贯通的气韵和风格，但喜怒哀乐，愁怨苦甘，每一字每一篇都是心的悸动和剖露，没有半点虚假。”

社会上的虚假太多。为文人的矫情者太多。为此，我格外尊重秋乡的人品。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柔美而奔放，真切又动人。秋乡在对艺术进行着高层次的审美探索，在对生活注入自己高品味的思考与参悟，这正如她在小家中一幅字墨的写照：“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无欲则刚”。

秋乡，我想，我理解你。我们不怕稚嫩，不怕粗疏，只要你永远不放弃自己的追求，未竟的事业正如远山闪烁的辉煌，有得你的登攀。

还会有风，还会有雨，还会有痛苦与烦忧。可是秋乡，正如你所坦白，你别无选择……

在疏朗清凉的秋天里记写秋乡，似乎犯了美丽的错误。她那么年轻，那么朝气蓬勃，那么激情洋溢，应该在春夏之季去述说她，好像才能写出她的风华与神采，写出她自信的快乐与坦荡的坚定。我因那本精美的散文集《灯下心语》而感发，信笔写来，不知委屈了秋乡没有。我希望秋乡不再惊诧“人怎么会狭窄到连朵花儿也容不下呢？为啥总要屈从别人的随意摆布呢？”而是让喜爱你的朋友和读者常常看到你那些大气磅礴的新闻报告，常常听到你那田野上无名花儿的故事，赞叹它们“能耐得住乍来的秋风秋雨”……

山的儿子—1

——访作家贾平凹

话说“王木犊”—7

——访艺术家石国庆

为了那深深的爱—13

——访作家史铁生

他只会说真话—16

——访作家周克芹

人民肯定了他的作品—19

——和谷和他的《市长张铁民》

艺术贵在创新—23

——访豫剧演员牛淑贤

“棋圣”的希望—26

——访聂卫平

含泪花的八十五分—29

——小P速写

古巴队的主攻手—33

——访路易斯

郎平印象—38

他是带着美好的心愿来的—41

——访台湾歌手费翔

初识“王熙凤”—44

——访邓捷

我的中国心—46

——访香港歌手张明敏

于平凡中创造不平凡—49

——与画家方济众榆林同行

把生活融化在血液里——52
——访版画家修军
古城识“宝黛”——55
——访欧阳奋强、陈晓旭
土与真的艺术家——58
——访青年版画家冯山云
妙！少林内劲一指禅——66
——陶旭东内气外发目睹记
崔健的摇滚——69
路遥和《平凡的世界》——74
献身艺术——80
——访画家张建文
不尽野风笔底生——83
——访画家张朝翔
老“冀”伏枥——87
——访仿毛体书法家冀玉锁
笑星的魅力——90
——访相声演员姜昆
丁香花开的季节——93
——访赵忠祥
古建大师张锦秋——98
拥抱明天的太阳——102
——访民俗画家王尚信
以魅力征服观众——105
——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璐
“哈雷慧星”回来了——109

唱支山歌给党听—112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素华	
张光和他的杂文—129	
心中有只绿鸽子—132	
——蹇国政的人生路	
丹江，流着一支无字的歌—149	
——记十四大代表、省劳模张淑珍	
生命的舞动—161	
——访国画家罗国士	
来辉武大写意—167	
情洒西部—193	
——访著名评论家肖云儒	
黄土高原，大写一部教育诗章—199	
——全国优秀班主任、省劳模王思明勤	
工俭学、教书育人纪实	
可宗健—饮痛月垂怜 千里吟长歌—217	
向炳伟：灿烂尽在不言中—222	
永寿，一个干部和土地的故事—232	
——民政局长王振荣纪实	
风啸云滚排长空 我自傲然向天歌—248	
——西北航空公司八年创业之路	
及总经理聂胜利纪实	
赵乃森——大道不言商—256	



山的儿子

——访作家贾平凹

他原先叫“平娃”。当中学教员的爸爸，希望他那石头楞楞上磕碰大的“山娃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走得平坦顺畅些。上大学后，他往外投稿，觉得“娃”字不“雅”，便自己改成了谐音异义的“平凹”。一字之更，雅是雅了，却有点“返朴归真”的味道。一看那名，就让人联想起山的韵致神气——在崎岖盘回、凹凸不平中不弃不舍地向上，原是山的本色呢。

实际上，无论何时何地，贾平凹都是山的儿子！

商洛，是关中平原到汉中盆地的过渡地段，有山有水有树，山没有奇险峭拔的，树没有旷年隔代的，却野情野味地自有诱人之处。晴日里，灿灿阳光下，那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个个壮实的小伙子袒胸露臂，浑厚憨实中透出一股豪性野气；雾濛濛时，又如一个个待嫁的村姑，若隐若现地露出种种娇羞之态。生活在这里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在古老

醇厚的山乡风俗里自由生长。上树掏鸟窝，下河摸小鱼。春来了，拧一枝柳笛“呜哇——”地吹；冬来了，捏一堆雪球打乱仗，天地可谓广大了。然而，他们心的天地太狭小了。山区文化落后，交通不发达，除了山还是山，祖辈守着山沟沟的农人，提起城市，总是神秘地咂巴咂巴嘴：外面的花花世事大得很。这世事究竟有多花？多大？平凹也说不清，但他总能绘声绘色地说道一番。因为他的心能飞越高山重水，俯瞰世事的兴盛衰败，窥视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翅膀，便是一本又一本无头无尾的小说。

平凹太喜欢看书了。不管是谁，只要手里拿着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他就会走上去和你谈条件：借不借？不借，换不换？用学习用具换？用别的书换？或者用一块白面馍换？总之，为了得到它，他愿献出一个穷孩子拥有的所有物质财富。他去姨家，看到一本烂成几截的破书，文诌诌的语言描写了一段爱情的悲欢离合。他被迷住了，不吃不喝地抱着书看，碰上几行深奥的诗句，就跳过去。要回家了，书没看完，他把书往黑棉袄里一揣，偷偷摸摸拿走了。结果，姨家的孩子找上门要了回去，他又日夜想着那本书中人物的结局。一直到进城上了大学了，才知道那就是古典名著《红楼梦》。至于什么《烈火金钢》、《小城春秋》，不知看了多少遍；书破得没了页码，他信手就可翻到自己喜欢的某一段“再念一念”。

山里娃也有爱看书的，但看完后，苦一阵或乐一阵，便完了。平凹却是边看边琢磨；那一个个方块字在别人手里为什么会排列成那么优美的诗文，传达出那样微妙的情绪，让你哭就得哭，让你笑就得笑。他羡慕别人，便自己拿起笔来。看了孙犁的一篇散文《懒马》，就写了好多篇散文；看了鲁迅的杂文，

就写了满满一本子杂文。原作古里古气，他写的东西就满篇之乎者也；原作文诌诌的，他写的东西就拿捏作态；原作犀利尖刻，他写的东西就会句句都拖上一个惊叹号。照着葫芦画个瓢，也许把虎画成了猫，但正是这初级的模仿积累，把一个穿着纳帮鞋的“山娃子”，慢慢向文学的神圣殿堂导来。

平凹中学毕业，正赶上公社修水库“万人大会战”。他那支稚嫩的笔，在会战中发挥了作用，也受到了生活的淬火。白天，过山沟爬山梁，在工地上穿梭奔跑，编写散发“工地战报”。晚上，穷弟兄们三个一堆，五个一摊，抽旱烟，编闲传，“啪啪”地甩扑克，汗味烟味土味，唱的骂的说笑的，把个简易工棚要撑裂开。唯有平凹超脱，守着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盘腿锁眉，一心一意作他的“文章”。写山底的潺潺清流，写山坡的花草牛羊，写山顶的风露明月，写放牧的小妞、锄禾的媳妇，写父母过的艰难日子，写伙伴们沉重而热烈的劳动……山啊，原来如此美丽富有，生气勃发！伙伴们问他写的是啥，他拿起来，抑扬顿挫念得十分得意，伙伴们也听得拍着大腿叫好：行，平凹将来保险能当秀才！

秀才，在山里人的心目中是有了了不得的大学问的人，平凹却瞧它不起。他要当个“大作家”！这个志大得不敢给任何人讲，只能把它当成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埋在心底，并带着它进了省城的高等学府。在大学里，他没有赶“风头”，撵“时兴”，只是早上不吃饭，中午不睡觉，闷着头不停地写小说，写完了便往邮局跑……有人把附了铅印纸条的退稿递给他，露出白牙，“哧”地一笑。多少人的笔就是被这“白牙”笑软了，笑钝了。平凹老实，又有山里娃的“牛”劲，他不去费心解那笑的潜台词，更不会像城里人那样死要面子。他接过退稿往床下一塞，仍

然是早上不吃饭，中午不睡觉，趴在桌子上写……

当生活翻了个，向着人的愿望和生存要求发展的时候，平凹心中那颗在汗水中浸泡了多年的种子终于开花了，结果了。1978年，小说《满月儿》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平凹一举成名。有人拿着自己的“拙作”请他“指点”，有人登门拜他为师，各种乌纱也都按大小个在他头上排队……平凹还是穿着磨毛了边角的衣服，戴着渗出汗渍的帽子，还是像过去一样怕上大场子。一听台下拍巴掌，心就缩成一疙瘩，慢慢腾腾走上台，对着不知能把他的声音放大多少倍的麦克风，半天说不出话来。然而，他一旦开口，每句话又都像开山炮炸下的石头，沉重实在而棱角分明，使你不得不叹服他对生活感受的敏锐和深刻。

家乡的父老们听说平凹在城里“干红”了，背着小米、核桃、枣来看他，也找出许许多多琐碎冗繁的事情来求他，大至写状子，小至写家信。平凹专门准备了一套大号的碗，只要是乡党来了，一律是饭菜辣子盐要调重；宁可吃剩下，不能叫刚好；烟把可以随地扔，口痰可以随便吐；话说到投机处，大声笑；酒喝到高兴时，伸手“划”。乡党们都说：平凹好！进城没忘本，没变样！

乡党们不懂得“忘本”和“干红”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不会明白平凹虽身居闹市了，心却永远留在故乡的山水和生活中。翻开他的小集子《月迹》看看，那一篇篇灵秀优美的散文，几乎都是赞美故乡的山水明月、风土人情，怀念和自己一道背过日头、抡过镢头的老少亲邻。也正因这情真意切，才使他的散文如山中汨汨而出的清泉，流过荒野，流过高原，流入车马攘攘、灯火灿灿的都市，用它的清冽、醇厚滋润和净化了城里

人的心。有个外地读者看完《月迹》，按捺不住心的激动，提笔蘸墨，给平凹写来一纸条幅“醉月”。醉的不是天上月，而是平凹用真情酿出来的山月风情。

然而，平凹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因为他不仅绘出了大山如画如诗的美，更写出了时代车轮在大山里引起的回声——改革，怎样改变着人老几辈依山而居的农民的命运、道德观和人生观。从《商州初录》到《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以至《商州》，犹如一个连一个的梯子，把人们一程接一程地送到了生活的“沸点”。“小月”的私奔，“烟峰”和“回回”换婚式的结合，“王才”门前的由“罗雀”到“若市”，使我们既看到了现代文明向愚昧保守作斗争的艰难，又看到了物质精神文明取代古老陈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必然。

平凹在创作道路上，也有过苦闷和徘徊。可喜的是，他在摸索新的创作观的时候，始终没有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的山水。他带着问题，布衣草笠，五下商州，足迹踏遍了大山环抱中的七个县，处处无家处处家，家家无亲家家亲，向生活索求着答案。在平凹的印象中，山里人穷怕了，总是把自己锁闭在狭小的天地里，守护着少得可怜的物质财富，并提防着外来的抢掠。现在却不同了，农民日子“过红了”，便要赎饥荒中对亲人疏远之过，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所以，平凹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在乡间动土、上梁、治丧、过月子时，穿着新衣、提着麻糖白馍走亲戚的男男女女；人的脸也活泛了，再不是乌眼鸡似的一个看一个，一个防一个；娃娃也干净了，小媳妇大姑娘也敢在巷子里唱流行歌了。这新生活的气息，平凹看不够，记不完，直到染了一身疥疮，才不得不返回省城。回到西安，正值盛暑，他只穿一条裤衩，浑身抹满了白色药液，像一个刚出